

透迥 露內 幕新 聞
報導 正確 消息

14

日二月十年七十三

看濟南，論戰局

王耀武生死不明

傅作義在華北的苦惱

TV宋財團經營廣東

熊式輝失意徘徊京畿

桂系文官武將失和秘聞

章士釗靜久思動

馮玉祥的最後一首詩

曾烈家

魯銘

張鴻基

朝昆

小林

望月

平羣

文藻

(版出六期星逢每)

君言雜誌社發行

羣言

看濟南，論戰局

曾烈家

澄清舊戰場重點在遼西走廊 準備新行動打通隴海下江南



儘管不少的專家們，一再強調山東戰場的并不重要。可是，自從我們在上一期本刊上指出濟南會戰行即爆發以後，兩週山東戰場事實上突然破了兩個月來沉寂，空前的激動了，那「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小江南」所在的濟南，已被又一次投入了最戰烈的戰火，讓千百萬人代他熱心，在這一次的戰鬥，是否能和過去的一樣，維持其舊運。濟南的特市區集了全山東人的不動產，濟南的舊城里擁塞着全山東人文精華，然而關心着濟南的人還不盡止此，因為濟南的得失，關係着整個的華北，并更關係未來的江南。

十三期的本刊上，記者曾經指出共軍進攻濟南戰的一個原則，不也是共軍作戰一貫的鐵則——速戰速決；同時，記者也曾指出了濟南攻守戰的兩個前途，一個是國軍

用第二戰場來救濟垣的危殆，一個是共軍用第二戰場來速成濟垣的攻取；然而兩個前提都只有一個：這便是國軍能夠有足够的兵力去和共軍那速戰速決的進攻鐵則相持，否則，徒然只倚賴着空運的援助接濟，今天的濟南便不能夠逃脫與過去的去開封洛陽同命。戰爭從十五日深夜的十一點鐘開始，到今天已經超過了十晝夜以上，雖然軍方也會一再宣稱隴海線上和膠濟線上的國軍已經逐節展開對包圍濟南的反擊，并說攻克了魯南重鎮的袁州（見廿五日和平報）可是據另一接近軍方報紙的報導，截至廿五日止，自徐州北進的國軍二師，「至少距離濟南尚有一百五十英里之遙」（見廿五日上海大衆夜報）記者在十三期上的推論，正面的一方迄今不能看到發展的跡象，而廿一日起濟南對外的一切民間電訊（包括各報新聞電訊）停頓，到執筆的昨天（廿五日）起濟南對外的一切官方聯絡

也告斷絕。雖然官電猶尚以比較保留的口吻說「東關被匪突入後」，「刻城內每街每巷均有激烈戰鬥」（中央社濟南廿五日電），并說：「守軍會自城內迭次向外反復衝擊，直到黃昏戰事仍繼續進行中」（中央社徐州廿日電）可是廿五日政院臨時會議席上國防部長何應欽上將的報告說：「空軍逐日前往偵察戰鬥進行情形，廿四日晚九時偵察時，見近郊砲火仍甚猛烈，足見戰鬥繼續進行中，惟廿五日晨再往偵察，則見砲火漸趨稀疏」（見申報南京廿五日電）。證之以合衆社舊金山廿四日收聽中共電台廣播：「人民解放軍已於星期五午後五時，完全解放山東省城濟南，城內國軍業已全數退出」（見廿五日大衆夜報合衆社南京廿五日急電）這一歷史名城已像我們前期所說走向了否定的那一面。形勢的轉變，事實上恐怕已經來不及能夠等到那正面發展的成就了。

記者曾經為讀者諸君分析過進攻濟南的共軍的兵勢，用以說明他們對於這一省城的志在必得，現在，記者也不妨根據已有的資料一究防守在濟南的國軍力量的虛實。因為，就整個戰役來看，這是成了濟南的致命的原因。據我們所知道，最初留駐在濟南及其外圍是第七十三，第八十四，及第二師等三個師，另外有地方部隊五個保安團。會戰開始前從青島運來了一個師，會戰進行中又增援了一個師，連前合約七——八萬人，以這樣僅有的七八萬人去抵擋我們在上期所說的廿二——廿五萬共軍四面八方的攻勢自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何況中間還發生了吳化文部八十四師投共的變化？實力的損失不小，士氣的挫折更大。這「衆寡懸殊」和「氣勢衰旺」便坐使了濟南不救。（例如會戰一開始便有前線指揮員縮不前，槍斃營長以振士氣的情事）。

若問濟南之圍不是今日始，濟南之戰，我們在兩個月前已指出了過他的端倪，國軍參謀部不會不知道，不能沒準備，為什麼直到共軍醞釀攻城的時候還不急兵增援，而任命王耀武——這山東省主席兼綏區司令官孤軍孤守孤城？須知今天的戰爭已經全面化，國軍統帥部實也確有不能得心應手調兵接應的困難，因此所責成於王耀武的便只有加強工事，固守待援，人們常說濟南的景色是「一城山色半城湖」，在王耀武對濟南軍民的督徵底下，濟南

的防禦工事却也做得不錯，他們先把那構成「一城山色」的千佛山，築成一座堡壘，握了這千佛山，就保住了濟南，他們又引發那「半城湖」的水，拆掉了沿城五十八尺以內的民房，溝通成了條壕壘，用以抵制共軍最所擅專的「地道戰術」，可是，誰會想到，在共軍的圍攻之下，由於吳化文之變，竟使王耀武將軍精心率力所築成的那堡壘，那壕壘「英雄無用武之地」。

無可否認的，「吳化文率部叛變」應該是濟南戰役急轉直下的致命傷。雖然，國防部的公告轉據吳部副師長的報告這樣的說：「吳師長化文，勾結共匪，企圖叛變，當即約其來部面談，是時吳正在前綫召集官長會議，一聞傳其到司令部談話，乃自知情虛，即威脅到官長及士兵約二千人投匪，因官兵多明大義，故不受其欺騙，已紛紛自動歸還者有一五五旅旅長楊友柏，團長王玉臣，王同宇等及士兵兩個營以上」。可是如衆所知，這位九十六軍軍長八十四師師長的吳化文所部，無論就兵員來說，就裝備來說都是第一流的，以這樣的一師人投共只漏回兩營，無怪外電要根據共方宣稱吳化文佔防守濟南全部國軍八萬人中四分之一的報導說：「實予濟南之防守，以嚴重之打擊。」

〔合衆電〕了。何況吳部防地正在濟市精華的商埠？於此，其對實力對軍心的打擊損傷，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從九月十五日午夜十一時開始，到共軍宣佈佔領濟南的九月廿四日午後四時為止，濟南攻防戰，恰巧是十個晝夜，從十五日東南、正東、正北，西北各路共軍向濟垣緊急集中起到吳化文率部投共正是這戰爭里的第一個回合，在這一回合中共軍以重兵進攻自茂發山硯池山以迄分水嶺特別是千佛山一線的國軍外圍工事，拖牢住防禦勢態下的國軍主力，而在濟東鐵路沿線，到處點燃了戰火，以奇兵輕取了濟西北的齊河、長清，一面突入了井家溝，魏德莊，中店鋪，解除了濟垣飛機場的武裝，也是替商埠區的吳化文部解除了投共所可能遭到的威脅，因為井家溝，魏家莊，中店鋪被佔逼，共軍的火洞便可以全部統治了飛機場，而這飛機場正逼處商埠區的西北，那吳化文正好比是籠頭下的驚馬，直可說是被處在監視的形勢。果然，這井家溝，魏家莊，中店鋪一下，飛機場的武裝便立被解除，從此，吳化文便是脫籠之馬，於是十九日之變不慮有他了。這是第一回合。吳既投共，戰爭便已從外圍進入內圍，迫及城垣，在

南郊茂嶺山硯池山一帶拖牢國軍主力的共軍，看見東西兩關都已迫近城垣，便已就迅速的繞過了千佛山陣地向齊魯大學（注意這里已是城垣）疾進，於是王耀武將軍苦心築成不讓共軍迫近城垣的工事，至此便完全失其作用。戰事到此，便進入了第三回合，濟南便完全入共軍控制。而濟南的命運，便也至此被完全確定。

濟南，這山東名城，今後究將如何呢？合衆社的電訊說：「濟南即使失守，政府方面正在組織一大規模之反攻，一方面在奪回濟南，一方面在取得自二月前開封之役後對共匪最大一次之集中部隊以殲滅的機會」（廿五日南京急電）。雖然何應欽部長已經承認了廿五日以後，激戰砲火已斷趨疎稀，不過政府尚未發表濟南國軍戰事停止的官報以前，對於上面這電訊的看法，我們還不得不保留評論。讀者諸君所關心的也許還是在濟南戰役以後的問題，爽直的說，就是次一個行動在那裏？我們始終認為「何時下長江」則仍然決定於山東戰場。如今這濟南會戰已經完結了，「渡江」是否就會馬上見諸行動呢？恕我又要勞駕諸讀者諸君去翻地圖，記者在上期就已說過，濟南，徐州，鄭州鼎足而三，掌握濟南便不啻控制了

隴海路，因此一個新的行動可能是積極設法打通隴海路，正在豫西整訓行將完畢的劉伯承陳庚部配合，而南下江漢。不過爲了這一新行動的準備，對於黃河北岸的舊戰場，很有必要作一次澄清功夫，我們在上期指出的作爲山東戰場的副戰場冀東—遼西走廊地帶，現已隨着濟南會戰的結束而提到主戰場地位了，這是戰爭藝術的科學辯證。大公報的記者說得好，今天的走廊地帶上錦州是個頭，義縣和錦西是兩只眼，今天，共軍便在這里猛烈地進展着挖眼的工作，要使錦州失明，喪失了東北的首腦地位，用以進取瀋陽，果然，則長春不戰可定，然後再糾集入關，一統華北伺機江南，這可能是今年冬季的事。而且今日的平津，本身即處危地，不過記者在上期也曾指出平津在今天的戰略作用不比濟南，而經濟負擔又遠勝於平津的政治意義，因此，短期內，共軍的箭頭射不到的。共軍積極的打通遼西走廊井可能去動葫蘆島的腦筋，把遼西膠東魯中豫東舊戰場澄清，聯成一片，準備新的形勢，用打籃球來比喻，濟南會戰好比是打完了第一四分之一小時，到那舊戰場澄清的時候，才可稱爲上半小時結束，而還因爲濟南會戰而使面積擴大了更甚於西班牙的魯東之際，也是國軍重新檢討的時候了。

王耀武生不死明

魯銘



業，抗戰以前，在軍界無什麼名望。

抗戰初期他還是第五十一師的少將師長，在浙滬豫贛各地轉戰，始終未嘗鋒芒，直至長沙三次大戰後，這一位黃埔第三期畢業的後進才為人所注意，聲名仍不如他的同鄉李玉堂（當時為軍長）之囑。就從此時起他一帆風順，由師長而軍長，常務戰後升為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湘西會戰前夕，升任第四方面軍總司令，方面軍的出現還是抗戰後期的事，完全為指揮上的便利而設的，但所指揮的兵力確龐大得很，方面軍總司令的資格，也不下於司令長官，如第一方面軍盧漢，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第三方面軍湯恩伯，均為獨當一面之材，比較還只是王的資格淺，正如舊小說中所說的「合當有事」。正當我大反攻前夕，日寇忽集結七個師團的大兵，進犯湘西，陷邵陽，破武岡，攻芷江，自三十四年四月九日起，展開抗戰末期最險惡的一幕戰鬥，首當其衝的正是王耀武，敵寇的指揮官是第二十二團團長飯西一良中將，進犯兵力為第二十軍團全部，包括第六十八師團，六十四師團，一百一十六師團，第二獨立旅團，第八

這一年多來，山東全省只有濟南與青島兩個地方在國軍手裏，其餘的地方雖然也有國軍駐紮，但總不能完全掌握，在這種環境中，王耀武坐鎮濟南，苦撐殘局，是頗不容易，所以有人認為：「山東國共的兩個軍事領袖，一個是坐鎮濟南的王耀武，一個是偵領臨沂的陳毅，其硬將對硬將。」

可是不可得復，這一次共軍進攻濟南，王耀武苦守了十天，終於宣告撤手，這一位以硬將著名的王耀武將軍因為苦守城中，不及撤退，到現在還是生死不明。

與張亞民戚再玉串通的一個貪官

畏罪潛逃的鄭重為

梵音

做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長後，他的官架子更大，今年徐繼畧的引渡，他曾到過香港，於是利用職權，貪污勒索，層出不窮。

在張亞民戚再玉因為貪污案發先後正法之後，最近又發生前任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現任高級參謀鄭重為貪污舞弊的案子，據說案情頗為複雜，所犯罪行包括有經營黑市金鈔，包庇私設電台等嫌疑，經國防部派員來滬調查，他即畏罪潛逃，現正由淞滬警備司令部派員分赴各地通緝中。

鄭重為是蘇州舉人，他和他宣戰時的關係，始於抗戰時期的諸督，那時候宣辦訓練班，他是一個得力的幹部，在民國二十八年的時候，他是諸警備政府的特務秘書，他的特長，便是對上逢迎，別有一番工夫，寧波是他的家鄉，但他為了和宣氏接近起見，他却承認原籍諸暨，但如果遇到了自己的同鄉，自然又不肯承認自己是甯波人了，抗戰的末期，他官運亨通，當了紹興縣長，紹興是米魚之鄉，更是名酒的產地，那時候，浙江的政治司令塔在雲和，對淞滬區是鞭長莫及，於是鄭重為成了「時勢造英雄」的「小皇帝」，耍出了一手非文非武的把戲，組織了「抗敵自衛隊」，又利用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處主任的名義，播弄了大批青年，以為工具，在敵人火炮掩護下，他的游擊對象，是老百姓，殺人放火，形同暴徒，他好色嗜酒，不學無術，但却喜歡賣弄才情，講起話來滿口之乎者也，引經據典，自命風雅，而且喜歡拉攏文人，如施叔純之類和他極好，在鄭卸任紹興縣長之後，他們這一批當地的幫閒文人，還送了一幅對聯「湖送別圖」，裏面歌功頌德，說他的揮金如土，愛民如子，真是鬼話，他平日揮霍無度，事實上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他的罪惡，在紹興人是無人不知的，抗戰勝利以後，地方上自然有人挖告他，但他有的是錢，三十四在杭州召開浙江行政會議，他送了許多禮物貢獻上級，於是本來應該撤職查辦的命令，馬上改了調任，由紹興到仙居去，聽說當時賀揚靈對他幫忙極大，賀是黃季寬左右手，但賀當抗戰勝利首次由浙西到杭州，想在樓外樓應酬，由湖濱上岸時，鄭在堤上迎送，借給他一筆不少的數目，後來自然忘記了，這是鄭重為自己說的。

十一獨立旅團，第八十二獨立旅團，第十七獨立旅團約十萬人。王耀武指揮第十八軍，七十四軍，七十三軍等部兵力亦在十萬人以上，並有美式配備的協助，激戰四十日，雪峯山一役中王耀武擊敗了敵軍主力，五月十九日敵軍開始潰退，這一仗王獲得蔣主席的嘉獎和美方的讚揚，因此次的勝利，使戰局進入局部反攻的階段，六月二十四日第二方面軍克南甯，六月卅日克柳州，七月十六日第三方面軍克桂林，蔣主席對王信任更增加。勝利後湘境十五萬日軍就由王耀武來受降，還有一件事，恐怕也是他受寵原因之一，民國卅三年，共軍王震所部會滲入湘境，但終見扼於王耀武，未能立足，日寇投降後，湖南未發生問題，粵漢路得以全盤控制，因而屏障了西南半壁，假如中共在湖南有了根據地，兩軍的戰略形勢就要全部改變了，這當然也是王的一得意之作。

卅四年年底，重慶召開整軍復員會議，王即調離湖南，一月奉派至山東代李延年指揮魯境軍事，擔任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司令部設濟南，王至魯時，正值共軍聲勢最浩大時期，省主席何思源被共軍打得狼狽不堪，王耀武亦一籌莫展，地方行政幹部如第五區專員劉麟斌在德州被俘，肥城，桓台，濱縣，鄒平，德平，膠縣，黃縣，濟陽，陵縣，青城等十餘縣之縣長或被俘或戰死，國軍幾乎只能保有濟南青島二地，何思源的實力消耗殆盡，他的政令不出濟南城，早就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省主席，乃請辭省主席職，主席一職便歸了王耀武。

王耀武的擔任山東省主席，正是他飛黃騰達的時期，雖然不能挽回軍事的頹勢，但也總是支持殘局，頗得當局信賴，想不到不到兩年的時間，局面轉變得這麼快，這一位硬將也無所作為了。

台灣大學新校長的妙批

不久以前，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更易校長，舊校長陸志鴻去職，改由莊長恭接任。莊於履新後，即將原有的教授副教授及職員裁去一百餘人，開學校裁員的新紀錄，手條子之辣，由此可見一斑。

新校長莊長恭就任後，原任教務長首先提出辭職，莊校長接批「職員也有自動辭職的，莊校長批交人事室查辦」。大概「查辦」就提「查照辦理」的縮寫文？又有圖書館主任呈請辭職，莊校長批的是「未便照准」。公文程式上所有的應用語，都被他一一引用了。台灣大學有這樣一位校長，來日的辦理成績可想而知了。（記者）

數月，便溜到上海來，這時候，宣鐵吾用人還沒有到「邊際效用」，在他自吹自擂的報告在內地如何為地方為社會奮鬥而無法發展的經過以後，他就當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查副處長，三十五年棉紗大王榮德生被綁的破案，上海人第一次聽到他的大名，並且在報上看到他的照片，鄭重為鑽營功夫是天賦的，他不久又兼了港務委員會查緝警衛組組長，坐在黃浦灘十二號碼頭的一架船上，於是鄭重為開始了水上工作，他的海派作風，也有進步，四十多個的港務督導員，都是他的手下，控制了整個上海的碼頭，做船上生意或是進出口商人對鄭重的「作風」都領教過，他的「貪污」似乎大家都看得出來，但他沒有人敢去控告他。他平日迎宴上司是他的中心工作，祇要是國防部或是綏靖指揮部的人員，和他的工作有關係的人員，無不做了鄭重為的座上佳賓，在對上逢迎，對下敷衍，對老百姓欺壓的三種手段之下，當陶一珊因故被調為警備部參謀長時，鄭重

為就升了稽查處長，他的官架子更大，出入于達官貴人之間，儼然成為風雲人物，今年徐繼莊的引渡，他曾經去過香港，於是利用職權，貪污勒索層出不窮，他的公館也由福州路移到中南新村去了。

最近給人告發，聽說與成再玉，張亞民案都有關係。

鄭重為今年三十四歲，他的外表很像書生，而他的作風，却似流氓，開口罵人，動手打人，這是他發威的時候，但在平日裏，如有求于人，亦能曲意逢迎，表示特別實力的樣子，鄭重為因為肯花錢，所以頗有幾分文化事業，他擔任過活報的董事，並且化了五億元託復旦大學某教授代辦一種刊物，結果沒有下文。

他到上海來，曾經發生過好幾樁桃色案件，真可謂風流人物多情種子，有一回是在紹興時代被他玩弄過女人，這一個女人聽說又有親戚關係，她到上海來找他，鄭重為自然不理會，後來那一個女人，痴情得很，失戀之餘，居然要拿出他從

前的信件為證據，委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鄭重為自然有辦法，他說這一封信是他從前寫給妻子的，後來未曾寄出卻為她所偷，現在作了敵詐他的證據，顯然別有用心，於是他在律師處化了錢，對於那一個女人，他却願意給她回去旅費，並且還恐嚇她：「如果碰碎我的飯碗，手下幾千人沒有飯吃了，他們會要你的命！」一個弱女子又有什麼辦法呢！

鄭重為在紹興縣長任內，經費的報銷根本不辦，也無賬目可查，直到去年，現任紹興縣長林澤還有信來，催他償清。他裁許多槍械，有一次他開玩笑：「萬一共產黨來了，我是挨得着砍頭的，這些槍是我保身立命的根本！」現在他因案發已經畏罪潛逃了，在警署四出查緝之下，我相信上海雖大，畢竟無容身之地，不久一定會歸案的。



傅作義在華北的苦惱

張鴻基

如何使軍民打成一片？如何使他們有義務感？

傅氏正在黑暗中「揀一條好的路子走」。



(天津通訊)在過去兩年多，華北局面甚為惡劣，表現在軍事上的是挨死湊，突不破守土有責，以點控制面的舊觀念，以致談不到有多大成就；表現在政治上的則是與軍事配合不夠密切，壞例子俯拾即是，不勝枚舉，就拿平津兩大都市說，一切物資在不合理的管制下，應輸出的出不去，應輸入的進不來，管制目的是提防資共，結果却堵塞了自己。再如學潮洶湧，彼伏此起，當局除了開槍捕人，就一點沒有想出更能使人折服的緩和辦法。民衆負擔重，攤派名目多，於徵收時徵收人員又多半夜受過起碼的政治訓練，只會大喊「上峯命令」，不顧對方死活，於是這就無異於給軍方與民衆間掘出一道鴻溝，雙方的距離越來越不能接近了。

傅宜生將軍總攬了華北大權，面對着一大堆煩惱問題，自然得尋

求一個解決。今年春天，他曾經召開過一次軍政會議，以檢討過去的得失，策進未來；八月十六日至廿二日又舉行第二次會議，一般批評其成就較上次尤大，對有關華北軍政的諸般問題，都有了新決定，而這些決定沒在紀錄簿上停留，有的在開會前已經在做，開會時不過補充了一點方法去做，比如戰略問題即屬於這一類，開會時又提出什麼愛民保政敬軍協軍運動，強調行政協助軍事，軍事掩護政治的重要性，關於這一點，會場上綏省主席董其武氏有段話說得頗精采，他把嗓門提得高高的說：「怕敵人的軍隊是『懦種』！怕人民的軍隊才最光榮！」他認為：「尊敬人民，愛護人民，是軍紀嚴明克敵致勝的基本。」

談老實話，政府正賣力在整頓軍風紀，雖然帶槍的哥兒們難免不在四鄉外縣小有騷擾，情形較過去可要好得多，一年多以前，x x x軍駐紮天津時，鬧得烏煙瘴氣，還

給北洋大學拆過房子，大搬門窗、玻璃、地板、天花板。可是從第x軍一度駐紮天津之後，立時為各地駐軍樹立了一個榜樣。北平有位傅將軍坐鎮，軍紀自然更無問題，所以平津兩大都市的民衆已經對槍桿階級換一種新印象。在軍事上負責責任的人，多半都開始明白了一個問題，便是打仗不光靠配備和兵員的多寡，所以過去在軍事方面屢次吃虧，是忽略了「方法」。

舉例說，在最近一次平保之戰中，王鳳崗治下的新城曾一度失守，但在守軍撤退之前，澈底的做到了空室清野，照理這對共軍是一個打擊。然而，你有方法，我也有方法，共軍進入新城後，特別加重了紀律的要求，對家裏沒有人的房屋絕對不准走入。這一來，有些人重返家園後，發現了自己沒帶走的東西都原封未動，瞧，這是多麼感動人的一件事情！這對空室清野的熱情是有着多可怕的影響！從而可以看出共軍過去在軍事上時佔優勢，

李濟琰湯山流血

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幟下，李濟琰在香港，對政府及蔣總統個人的攻擊，不遺餘力，現在已勢同冰炭，無可轉圜了。

在革命的途中，李與蔣曾數度合作：如廣東時代的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時代的第四軍軍長，以及抗戰期間的桂林辦公廳主任等是。爲什麼現在李又一下子反臉不認人了呢？其實這中間還有一段「其來有由」的故事：

民國十八年，北伐後的編遣會議，部隊的編遣，對剛興起的桂系力量，是一個重大的打擊，那時作爲桂系首領的李濟琰，自然起來大加反對，蔣爲「防患未然」計，遂把李軟禁於湯山，翌日，蔣率隨從人員親去看李，並想向他解釋慰問一番，希望他悔悟而服從決議，言語發生衝突，幸兩旁隨從連忙出槍攔阻，未出意外，可是其中有一胃失鬼的槍却撞擊了李的額頭，當時額破血流，情形極爲尷尬！以後他們之間有一個長期間的對立，直到日本鬼子打到廣西時，李才勉強做了一回應景的桂林辦公廳主任，李額上至今猶留了一個疤痕，就是十八年被囚於湯山時留的痕跡。

(路易思)

實在是方法運用上費盡了心機。作戰方法的又一例證，是這次冀東之戰的收穫不同往昔，牠的收穫不在國軍再度進入冀東腹地，而在新戰術實驗後馬上奏效。舊的打法是爲了保點線而死守點線，以致被動的先挨打，後招架，使共軍奔襲各地，無往不利，沒有一個爲國軍控制下的點不在炮火震撼動盪，沒有一條鐵路不會遭受過破壞。這個打法正如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氏所說：「充其極僅能做到防匪，而不能殲匪，而且時間一久，反政爲匪所乘，死守城鎮之作戰又如蝸牛，遭遇攻擊，固可縮身殼內，然幾會見到蝸牛能消除敵對者，只是任人橫行而已，而遇有其外殼不足以抵抗之壓力時終不免犧牲，此即國軍依

賴爾堡觀念必須糾正的道理。」現在政府也想改變戰術，你奔襲，我游擊，你隱避，我尋找，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把作戰重心全放在削弱共軍戰力和瓦解共軍戰意上，使共軍的戰意被瓦解，共軍的戰力不斷的削弱，被殲滅，被摧毀。但這只是願望，能否做到當成問題。冀東這一戰，究竟在削弱共軍戰力和瓦解共軍戰意上收到了多大戰果？軍方至今還沒有詳細的統計數字發表，未便臆測。

目前的作戰既然是「方法」第一，那麼有了一個適當的用具方法是不是就可以解決一切呢？有位隱名的軍事家對記者說：「事情又絕對不能如此樂觀，作戰取勝固然是方法第一，而在方法的

運用上主要的不在用兵，却是能否從敵人手裏爭取民衆，如今共軍利用普遍的貧困，大唱高調，高調容易唱，也容易吸引人，可是華北總不能這樣做，即使想做，這高調也很難彈得響，比如徵兵和攤派，便是老百姓耳朵裏最刺痛的噪音，所以軍人如何方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恐怕到今天爲止，這還成爲傳將軍最感苦惱的一個問題。」

以征兵爲例，就連高瀾波專員主持下的示範組訓村，也發生這一件事情：本來專署示範區是組訓村工作最高指揮機關，也是直接指導機關，工作人員都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誰家有什麼事，大家都曉得，誰有問題，大家來解決，這不是很好嗎？就這樣，偏偏在十幾天以前

熊式輝失意徘徊京畿

小林

過去爐



赫一時的熊式輝自從東北鏖戰而歸後，沉默將年，在國大前後政府行憲內閣將產生之前，熊曾在京大肆活動，想謀東山再起的機會。可是後來形勢突變，張羣組閣遭立

委反對而走出，熊也即失去靠山，因此在新政府中他不但沒有佔到什麼地位，就是連他的名字也未曾列上一個，這一來，使他大爲傷感，悔不當初江西省主席的位子讓給別人。

氏爲江西省主席，因爲熊式輝是江西人，從前主過贛政府的緣故，誰知熊氏却對這省主席一缺似不願屈就，希望由中樞擢身一品大員之列，因此一面推辭，一面還保薦了親信「秘書長」胡家鳳爲贛省主席，希望不能組閣而想出任總統府秘書長，得與內閣首揆的地位并行，但

願望還未達到，卻不知怎樣一來，外界知道了風聲，於是有人連連向他開炮了。他除了被轟大炮猛烈攻擊外，對他最大的打擊就是國大中檢討東北局勢時所招致的猛烈攻擊，國大代表們公開說他接收貪污，一手造成東北的共軍之聲勢膨脹誤國罪證，要請政府懲辦熊某某等，這對熊式輝不啻迎頭澆下一盆冷水，因此只得沉默起來。

可是後來張羣組閣的消息傳出，他的心眼兒又活動了，於是才四出活動，他的活動當然還是靠着張羣關係，但不料張羣的組閣給立法院打了回票，張羣一走，熊式輝也跟着氣餒了。

再以政學系來說，他們登台經年，各方面的批評印象極不佳，而張家赦的下台，熊式輝的落空，他們的心情都可說是極度寂寞而苦悶的。

桂系文武將失和秘聞

望月

院民廳長黃同仇開罪白崇禧，被迫丟了紗帽……



報載：「
華中剿匪
總司令白
崇禧，以

院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黃同仇，於七月中旬代表院省府出席第八級靖區綏靖會議時，當衆妄評總體戰方案，該方案係今春三月中樞召開華中綏靖會議所決定，當時該廳長亦曾出席。該廳長身為一省行政官吏，竟當衆出此謔言論，實足動搖人心，阻撓總體戰之實施，經已電呈總統暨行政院撤免黃同仇本職各職，以爲違反中央國策者戒。」黃同仇以「妄評總體戰」之罪，免職丟官，毫不奇怪，不過，內幕便不會如此簡單。因爲這類事情，本來是可以「提起千斤，放落四兩」的，聰明睿智的小諸葛白崇禧，竟會這樣度量窄狹，吹毛求疵於一言半語之間，何況黃同仇是安徽省政府民政廳長，安徽省正

是桂系的重要根據地，有點大小的事情，白崇禧還不會包含包含嗎？所以，這裏面是有文章的。

原來這件事情，正包含着白崇禧與黃同仇之間的一段悲歡離合的故事。這個故事，表現了政治社會的多角

性格，及文人與武人的性格與見解，根本不能相投。當此時期，軍人高於一切；假使把這一段故事，原原本本地陳述出來，確也是今日政治舞台上一個悲哀的曲子，一個悲劇的本事。

李品仙倚之如左右手的黃同仇，是廣西子弟從政人物中有聲望有見識的一個。他是廣西平樂縣人，和岑溪的陳克文，因爲同鄉關係與甘乃光同是一起參加「革命」，和另外一個大上海市黨部，大關東京總支部的楊世賢，在國民黨右派青年羣中

，被目爲廣西的四大金剛。黃在民國十四年到十六年之間，與A B團有力份子及廣東的李鏡生余鳴鑾等，同是有名的左傾份子，到清

黨的時候，平日和共產黨並不相容的A B團統不分清青紅皂白，把他們當共產黨一樣辦，殺的殺，囚的囚，

甘乃光在上海也被白崇禧扣留，黃同仇見勢不對，一溜烟逃回廣西，這時廣西省正是黃紹雄的天下，黃紹雄對甘黃的了解力却強得多。所

以他不但收容了黃同仇，而且昇以重任。黃在廣西，做過政治部主任和梧州市長等要職，和黃華表同做了黃紹雄後面穿八卦衣的角色。黃華表這人，做事相當毒辣，在廣西負責清黨時，殺人如麻。共產黨及傾共份子，對他都恨入骨髓，對黃同仇當然也沒有好感，即如廣西元

老李任仁，當年也由左傾過來的，對黃非常不滿，其他如黃公度，是廣西中共的領袖，當然也同樣的憎恨黃同仇。

黃公度是李宗仁一手栽培起來的。他留俄回來，即被重用，這時黃華表已隨黃紹雄之行而他去，黃同仇自然也不敢久留。便到英國倫敦大學與甘乃光重相聚首，

一直到民國二十五年，才賦歸來。李宗仁是愛護子弟的，於是將黨務付之，他不但得着李宗仁的好感，而且黃旭初也特別信任他，一年以後，黃公度以「清君側」爲名，

要將黃旭初李品仙打倒，但事機不密，李宗仁不堪高級幹部之請，將證據鑑別之後，揮淚斬公度於桂林將軍橋。黃同仇之勁敵既已就誅，黃同仇在黨務上，及至大加整理，惟恐青年傾共。時抗戰軍興，桂系與中央之

隔閡亦釋，李宗仁飛徐州去當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黃同仇却被黃旭初留在廣西，仍舊主持黨務。他在此時，對國民黨已抱孤臣孽子的精神，對共產黨固然不客氣，即

是對左傾言論，亦不惜爭得面紅耳赤。這種作風雖然使李宗仁黃旭初歡喜，但是在白崇禧看來，却是不順眼，這當然不是白的左傾，而只是他們兩個性格的衝突。

白黃舊仇結在廣西抗戰時期，國共合作，廣西自成體系，政治頗有不

同，桂林曾有「文化城」之榮譽頭銜，在辦黨務的黃同仇看來，更是大傷腦筋的事，故在廣西幹部會議中，與白大抬槓子，爭得面紅耳赤，雖然有人說這是黃旭初指使這樣做的，但白黃之間却已大生隔膜了。

黃丟黨官 白崇禧認爲黃同仇太不狼狽去渝知趣，極不高興，排黃的人，更乘機攻擊，不久黃同仇的省黨部書記長之職便丟掉了，在廣西立足不住，跑到重慶，在廣西省政府辦事處，過依附生活



桂系領袖白崇禧 圖為白崇禧在國防部任內出席立法院院報

黃同仇這時之於廣西，簡直就絕了緣，而且被唾罵着，說他是CC，弄得他在重慶更加狼狽，不是李品仙伸手救援，幾乎被桂系遺棄了。

廣西在李白黃統一後數年中，李白黃是廣西三傑，是神聖，是領袖，桂系裏面的人，在他們面前，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但是黃同仇之對白，始終是看不起他。不過，黃同仇一旦入京，地位已非昔比，凡是有白崇禧的會議，黃同仇總是沒有資格參加，要抬轎也抬不起來，因之，此憤此恨，找不到

機會發洩，祇好留在心底而已，他既然有不怕白的無畏精神，又有看不起白的學者風度，小諸葛的威名，雖然聞傳中外，但也無法壓到他頭上，無法鎮壓住他。

李品仙繼任長安後，依舊替桂系控制這塊地位，上任之初，即延黃同仇為秘書長；民政廳長是李宗仁的外甥章永成，章後來是蔣總統的姪女婿，可以說是貴族了，也是一個留俄回來的廣西廢登

白氏一怒 老黃丟官

李品仙繼任長安後，依舊替

青年，但他對安徽沒有興趣，會請轉調廣西，沒有獲准，一憤掛冠了，這樣黃同仇才接任民政廳長，以黃同仇的能幹，李品仙是相當倚重的。實則李品仙沒有他，安徽也弄不出頭緒來，不想冤家路窄，又碰上了白崇禧到華中來！

白崇禧到華中當總司令，真個威風八面，宣稱一時，叱咤風雲，一呼百諾，那一個見了不打幾個寒戰，「總督職方案」的大轟炸出來，更是鮮明特異，黃同仇居然敢當面批評，豈不是自討沒趣。「當業批評」的一辭，雖不見報章雜誌記載，不過黃同仇的一張犀利嘴巴，那場面，一定也很可觀的，不然白也不致惱怒至此！不過，黃是做過西大教授的學者，不做官，也不在乎，他在「當業批評」時，也未嘗沒有考慮到後果，但他是知道在老白碼頭，就遷就一些也沒有許多用處，才硬起頭皮，冒大不韙，以洩心中多年積憤！在白的盛怒之下，李品仙也沒有方法轉圜，這只好讓他自己多年的輔弼大臣，走出安徽省政府的衙門。

陶啓明之家

一位老婦，三個孩子，整天吵吵嚷嚷，吵得她心煩意亂。

李國蘭已經被提起公訴，而陶啓明也，在南京被捕，這一對「患難夫妻」先後入獄以後，他們的處置呢？陶啓明在上海的寓所，是在延慶路九弄二十號，一座間半式的小洋房，現在，這兒顯得門庭冷落，記者敲了半天門，祇聽見一片單調的狗吠聲，半響才有陶的弟弟來開門。

會經托一個姓徐的朋友，帶了一個口信給他老娘，說：「請您老人家別着急，這不是我一個人事，想來吉人天相，也許還不要緊，我自作自受，你老急死了也沒有用！」照他的口氣看來，似乎陶的幕後人來頭很大，他正有所期待呢！

據陶老太太的女兒陶慧珍說，李國蘭的哥哥李伯勤，有一年多沒到他家去了，李伯勤的妻已死，一個單身漢，沒有一定蹤跡，現在，連他的姪都不知李伯勤究竟在那裏？

他家裏本來有九個人，陶啓明夫婦被捕後，剩下了他那一五十四歲的老娘，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三個孩子，一家七口，老的老，小的小，整天知道團團亂轉，除了在報上，找到陶啓明夫婦的消息外，他們幾乎完全和外界隔絕了。

陶的老娘，白髮斑斑，戴一副黑邊老光眼鏡，頻頻用手帕擦眼淚，她說：啓明是一個孝順的孩子，平時，我祇知道他們夫婦倆一直做股票，誰知他竟犯了法，突然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家裏老老小小，都靠他一個人養活，今後該怎麼辦了！

陶在南京被捕的第二天

當李國蘭被捕的那天，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原來警局的拘票上載明李國蘭，李伯勤，和徐太太楊淑瑞三個人的名字，李伯勤不在，而警員却把陶的妹妹陶慧珍當作徐太太，和李國蘭同時拘去，到後才證明誤捕而交保釋放。

李國蘭有三個男孩子，大兒子陶裝，今年七歲，不久前考取了私立炳生小學一年級，正預備送他去讀書，不料突然出了亂子，只好吹了。二子陶元，現年六歲，最小的孩子陶昌，還祇有三歲，他倆整天吵着要媽，把陶老太太磨折得無可奈何，由於陶啓明一個人犯法，害得李國蘭陪他坐牢，老娘流淚着急，弟弟妹妹和孩子都告失學，陶的作孽，實在罪莫大矣。

IV 宋財團經營廣東

昆朝

半官半商·走私漏稅·巧取豪奪

宋子文南來一年了，關於宋系澳門資本，也紛紛南來秘密，還很少見諸報載，雖然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由於華北大部份土地落入共軍手中，華中大部份土地和重要市鎮也相繼為共軍所控制，原來在那些地方專事於佔奪



剝削的宋系財團，已不復有存在的可能，加以宋氏做了「唯我獨尊」的南天王，其所屬下的什麼公司之類，就以形形色色的模樣，活躍於廣州香港及其他各地之間，半官半商，無所不為，你說他是官嗎？它又是商業買賣的公司行莊，你說它是商嗎？它又可以拿出官家姿態公然走私與壟斷。

組織三大公司榨取人民血汗

據有關方面獲得的可靠消息，指出了宋系在廣東這一年來新組織的三大公司，都是榨取廣東人民血汗和壟斷工商業的重要機構，許許多多環繞在這三大公司週圍的出入口莊之類，那還是次要的了。

這三家公司的性質一是鹽糧方面的，一是屬於貿易方面的，一是屬於工礦方面的。

今年一月，在廣東實業公司名義的掩護下，以一千五百萬億元的資本購成巨額台鹽銷售，激起粵省鹽商公開聲言反對，可是徒言反對又有什麼用呢？權勢握在他的手裏，現在他們還不是公

開做這筆買賣嗎？又說要從事開發海南的鹽產等等，那都是騙人的話。

私人經營行號資金壓倒商場

更重要的，現在政府在徵實之外，還高價搶購，利用官方的農貨的把戲，聯絡無惡不作的地痞鄉紳放穀種，禾剛插秧，穀已經給買去了，此外，廣州沙基的米市則全部受其操縱，省參議會駐會委員，兩個月前不就是囑咐過這件事嗎，幾乎弄得那位侯國華無口可答，破口而說這是奉命要做的。這樣操縱出入口貿易的事實，已是盡人

皆知，但還很少有見報載，甫成立幾個月的珠江出入口貿易公司是有操縱貿易力量的，這公司以五百萬元美金資本相號召的所謂私人經營的行號。其雄厚的優勢在廣東商場中幾無足以敵對者，他們已有權弄術得到什麼輸入證之類，更獲得公然走私之便利，誰人能夠和它競爭呢？

關於工礦方面的其一是以廣東紡織廠為名，主持人是曾在戰時任湖南貿易局紗廠經理的蕭潘氏，在抗戰期中因有貪污嫌疑會一度被湘省府扣押，去冬來粵，據謂現在粵紡織廠紗錠已由四千八百錠增至一萬八千錠，獲有購買美棉的便利。其二是公然在廣州潮汕曲江南雄等地收購錫礦而又不是利用政府資委會名義的權威，財力之大，亦於此可見。此外，海南鐵礦煤礦等等無一不是與宋系資本有關。

滇川康擺夷醞釀獨立

籌組南詔聯合眾國

（昆明通訊）邇來所盛傳的滇川康邊境擺夷醞釀獨立一事，據熟悉邊區情況的當地來客談。滇西千崖土司刀京版，在該地權力頗大，為當地土司的太上皇，中日戰爭勝利時，刀京版會向美駐緬軍倉庫，購買古賓槍二千五百枝，繼因美軍迅速離緬，此事未果，繼該土司等向中央請求夷族獨立亦未邀獲准，旋因事遭密支那政府拘押監視，後經為××幫之

一有 力大 出， 享保 版任主席，南甸土司祖父襲五祖爺為副主席，又以襲密達土司所設陞鴻小學校長榮先放起草章程，當場提出討論，參加土司有芒市土司方克勝猛卯土司并景泰，戶撒土司賴思達，庶放土司多英培，確立該會名為「川康滇擺夷獨立設計委員會」，組織有正副主席各一人，秘書一人，委員五人，決議要點有二，（一）使夷人夷務納入正軌。（二）夷人一律編入保甲，並組織同盟，欲與緬甸各土司聯絡，成立一南詔聯合眾國，聞目前前刀京版左右，時有不明來歷的外籍人士常川往來，而刀亦採放任政策不加干涉。

章士釗靜久思動

平羣

現在他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重到

北大執教：一是回湖南修省誌……

當年叱咤風雲的「老虎總長」

章士釗，自抗戰勝利以後，即懸牌遞上，執行律師業務，迄今已快兩年，上次大法官提名時，章氏一度曾經翁相國力保，結果因地域和民青兩黨的優先關係，竟未入選，章氏且因浮海赴台，一去兼旬，最近始重回滬濱。關於章的動態原不乏新聞可資報導，這裏僅述他將重回北大的這段內幕。

章士釗與北大的淵源，和胡適之一樣，是從民國七八年前就開始，那時章胡二人同在北大任教，北大校方特為章氏開「邏輯學」一課，每次講課，聽者盈門，連窗外烏鴉站滿一片，這種盛況，祇胡適之差可比擬，而當時北大三大派，所謂舊文學派的林琴南，新文學派的胡適和革新派的章士釗的確也呈鼎足三分之勢，其後章氏棄學從文，復辦甲寅周報，甲寅月刊，甲寅雜誌，以這三大刊物對北洋政府口誅筆伐，一時洛陽紙貴，銷路之廣，地位之尊，均不下於今日之「

觀察」，時人因甲寅刊物上有日人

岩山所繪之巨虎為刊頭，因此盛稱爲「老虎雜誌」。章氏曾任司法總長，亦有「老虎總長」之稱，這些掌故，在今日的「老北大」口中，仍可津津道來，由此也可見章氏與北大的不可分。就是在甲寅二大雜誌風行的時候，經常撰稿的王世杰，張奚若，錢端升，黃遠庸，劉炳藜等，大半都不脫北大的範圍。

抗戰期中，自民國二十八年「五三」「五四」重慶轟炸時起，章氏從天津逃到香港，再轉赴重慶，便從此受政府延攬，担任國民參政員，那時可算他最不得意的時期，據說在三四年之中，他竟作了三四千首詩，滿腹牢騷，躍然紙上，如政治協商會議舉行前，要他籌組第三方面等，雖都未成事實，不過章氏在中央的比重上，乃然有很大的份量，却是不容諱言的。

直到勝利以後，章氏棄「官」退隱，重操舊業，「老虎總長」之名於是才又威震四方，尤其因爲他

南北大漢奸交情不惡，像周佛海、梁鴻志、殷汝耕、李澤均委託他代爲辯護，因此傳說他發了一大筆「護奸財」。

章氏爲人，毀譽參半，做官顯非其事了，以上簡介他的生活狀況，順便可以勾出他將重執教鞭的原委。

去年十一月，首屆國大閉幕未久，盛傳胡適可能出組內閣，某日胡氏在國際飯店約晤章氏，閉門長談三小時，章氏主張胡適出山，且以願任秘書長自荐，結果胡適非但不同意，更乘機勸章氏不要再在宦海浮沉，以此有餘之年，教導一些學生，章氏深以爲然，胡氏乃約定年後回北大任教，這是章氏首次被邀「回娘家」。今年，行憲政府成立，司法院提名大法官時，翁相國又力保章氏出山，不料沒成事實，章氏報國無從，胡適校長見又有機會可乘，便再函邀章氏北上，最低限度希望他重開「邏輯學」一課或者進一步担任法律系主任，這是章氏二度被邀。

一妨人批評章氏，繼認爲他人野心勃勃。當張溥泉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某派原想把他抬出來，繼任國史館長，但蔣總統因戴季陶從考試院下來，無處安排，乃丟章取戴，某派拾章即所以抗戴，章氏儘

管未能入選，却是政治關係使然，其實搞國史這類玩意，章氏當然比較恰當。現在胡適校長約章氏北來之函猶未獲得結果，章氏所考慮的是湖南主席程潛也有意請他回湘修省志，爲桑梓着想，這一個清高的出路自值得考慮，反正章氏修國史既不可能，爲官不易，將來大概祇有教人子弟或修省志一途可走了。

民社黨革新派內閣

民社黨革新派又鬧內閣，傳留滬民社黨革新派中常委孫寶剛因接受某國新聞處津貼，被梁秋水等檢舉，已開除黨籍。記者二十四日深夜往訪在平的梁秋水氏，探詢真相，梁氏坦率承認此事，惟謂：「已經是上個月的事情了。」梁氏並稱：「這事本由我自己提出，當時我堅決主張，認爲對孫非如此不可，因爲政治集團中每一份子必重品德，個人品德不好，團體就要不得了，孫某既然「道不同不相爲謀」，而另有主張，當然請他走。其次，孫某之個人行爲如繼續下去，會形成革新派害羣之馬，個人對團體有不利行爲，也應該請他走。」

梁氏最後更憤憤地說：「民社黨被張某人賣了一次，革新派却無論怎樣不成材，也不能讓孫寶剛給賤賣了。」

「虎老養在灣台，虎打在海上」

園樂新的家險冒·灣台

，「術戰縫鑽」有。全俱武文，有皆硬軟風作的們他。

。了大太斗漏隻這灣台，「略戰期長」有也



今日的台灣，在「安定中求繁榮」的口號下，確實保持着「一種小康局面」，一切正在復興建設中。但另一方面，也有若干份子窺伺着時機，運用了關係，作着種種巧取豪奪的活動，在這次改革幣制之後，台灣就有不少人掀風作浪，大發其「金圓財」。

試看今日之市上，一般物價竟然再再步升，平均計算起來，有一份比上海還高得多，台灣當局，似乎寬大爲懷了，沒有更進一步予以硬性壓平，這實在是一種失策。

金圓與台幣的比值，據魏主席抵京後的表示：因京滬物價穩定，不再打算把台幣匯率提高了。那麼，台幣的物價，現在比京滬應該更穩定才好。可是事實上呢，倒因爲果，適得其反。

一個危機：大量的游資已洶湧地擁來台灣了，大量的金圓券從飛機輪船上飛下來，把台灣市上的物資全部套購，幾乎搜括一空。這幾天，到處聽得到電話裏在忙着交易：「有什麼貨吧？什

麼貨色有多少就吸進多少！」甚至有人提出這樣的警號：「上海在打老虎，台灣在養老虎！」今日的台灣，已成了冒險家們的樂園，上海在嚴厲管制經濟，而却給予台灣一個游資泛濫物價猖獗的機會。

「臨風思猛士」，台灣當局不能再這樣寬容下去了！台灣也應該有現代武松其人，表現一些鐵腕作風，應該挺身來打它幾隻大老虎，才能鎮壓得住台灣的物價。

游資湧到 一出世，在 金圓券 搶客活躍 台灣最初幾天顯得風平浪靜，大家還在觀望中。但不久，上海百貨報漲，台灣也跟着漲，這幾天上海在跌了，而台灣却依然堅挺，這原因爲什麼？

據熟諳市場情形者談：上海是因爲蔣經國擔任經濟督導員，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展開了一種驚人而非凡的舉動，一口氣把上海的幾隻大老虎一網打盡！棉紗大王葉鴻元，紙老虎魯沛霖，交易所托拉斯杜維屏（杜月笙之次子）這般頭兒腦

兒的上海豪富，平日權勢傾天炙手可熱，上海之市場，全都操縱在他們的掌握裏，但這次碰到了不怕一切的蔣公子，就只好乖乖地捉進了鐵籠裏去，這一回，震驚了全上海，凡有財產有身份的人都慌了，他們再也不敢在上海投機取利，便亟亟然以遷地爲良爲上策，最好的目的地，當然是美國或香港，但目標太大，反而不妥，因此移轉視線，都轉向到近在咫尺的台灣來。他們打聽台灣尚有很多便宜物資可套，而且不大會有意外打擊，因此想盡種種方法，連日把金條，金圓滾滾運來台灣。

這些浩大的游資到了台灣，就有一般搶客在替他們走門頭，找關係，很快都變成了物資。

台灣一切農產原料，都是他們爭取的目標，米，糖，碱，紙，橡膠，以及各種建築材料，各種化學用品，祇要價格比上海低，他們無一不要搜羅在內。而這種搶客，就日走各事業機關之門，用一紙呈文，經過拜訪，洽商，請客等種種手續，便

如取家珍，手到拿來。他們平日掛了很多牌子：「上海×鐵工廠辦事處」「上海×製藥公司材料處」，申述了一連串若有其事理由，只要設法打通內線，幾千幾百噸的物資都能弄到手。自然，在交易進行中，困難不是沒有的，但他們運用的方式太多，有「鑽縫戰術」，能無孔不入，有「長期戰略」，不惹拖延時日，好在他們手裏各種呈請書，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你要什麼有什麼，有多少的頭寸便也可套多少物資，百無一失。

武裝走私

台灣在經濟決策上本來是很有條理的，如米價之特別低廉，即爲了封鎖出口，而能達到自供自給的目的。如果無秩序，無限制，那麼幣制台灣全省所有的米，仍救不了內地的飢饉，這樣封鎖政策是未可厚非的。但到了最近，由於外省與本省米價相差太多，於是台灣的米，被人源源外運，如倒入一個無底的漏斗裏去了。

武裝走私——這是冒險

家們最大的傑作表現。

他們範圍之大，手段之

辣，次數之多，實在不能不

使人嚇壞。舉一個例：台中

警局警官孫才良，率同警士

多名，以食米一百五十四包

從鹿港偷運出口，結果被人

扣留，但連夜孫某就以武力

劫回，並增多二百包食米，

合共四百餘包，浩浩蕩蕩走

私而去了。事後警務處派員

調查，把孫某送到法院又被

放了，這件事後來日報就有

台中記者公會的快郵代電，

更可知千真萬確，不能以一

手掩天下耳目了。

電文中說：「孫某乃普

通工務人員，何來若干鉅款

，購米走私，其幕後有主使

人，自屬無疑，理應依法追

究主犯，以求水落石出，公

平處斷。」

這真可說：「此中有人

，呼之欲出，」誰都一望而

知，這背後赫然是雙隻走私

的老老虎在張牙舞爪了！

米的走私，目前方興未

艾。前幾天，在台中車站，

可見到一千幾百個人的集體

走私，包裹甚多，場面偉大

，此風甚熾，有什麼辦法戕

止呢？

那裏其他物資，都依樣

葫蘆地在走私，其漏卮就大

堪驚人了！

正因為漏卮這樣大，物

價便也無止境的漲，漲，漲

！上海什麼東西都在限制出

口，而台灣什麼東西都在私

運出口，這樣日子一久，如

何不要「坐吃山空」，「家

道中落」呢？

「安得猛士

兮守四方」

在台灣的這批冒險家們

，其作風有軟的也有硬的，

文武俱全。他們不是有錢就

是有勢力，到處活躍，如入

無人之境。「上海在打老虎

，台灣在養老虎」，這樣的

說法一些也不算誇張，「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人們要

想他？

求台灣要有一個管制經濟的

鐵腕政策，給冒險家們以嚴

厲的處置！

台灣的蒼蠅，蠅蟻，碰

頭碰腦都是，台灣的老虎，

却都是隱身者，不詳其姓氏

。有人和記者說：「假如他

們在上海，都必然是政府打

擊的對象。何事而在台灣，

就比榮鴻元魯滄霖之流要倖

運得多了！今日台灣究竟有

沒有武松其人呢？」唉！叫

我不如不想他，叫我如何不

想他？

城一日間，抓我華僑十八名。凌姓

一夫人，子女皆長成，硬驗結婚書

，扣留小島中。現在坐監牢，有苦

無法訴。侮辱我民族，此事實非輕

無法訴。侮辱我民族，此事實非輕

。美人到中國，誰敢不尊敬。平等

互惠國，無實虛有名。請問美友人

，此豈真平等？我看此不慣，決難

爾美東。最要得人心，不可存欺凌

，為已大富有，別人皆困窮，如果

自享受，叫人去送命，那是危險事

，誰肯作笨虫，人民組新黨，進步

為其名，外處遭迫害，各地有鬥爭

，還向外侵略，內在危險重，抱柴

去救火，火能自燒身，不可輕人民

，人民主人翁，不可恃武力，武器

非萬能，現在猶黑暗，不久天便明

。投機取巧事，切勿再行，此乃

真實話，贈我好友朋，還須莫怪我

，忠言逆耳聽。燕子請歸去，此語

煩轉贈，所望能受益，世界皆安平

。

馮玉祥最後的一首詩

文藻

「香港通訊」「小燕」這首詩

，恐怕是馮玉祥一生中最後的一首

傑作了，這首詩是他乘蘇聯「勝利

輪」離開後，船行在大西洋上所

作的，時間大概在七月三十一日至八

月十日之間，八月十八日，船到了

亞力山大港後，他就寄了來給在香

港的李濟深，詩稿到香港才不過是

二三天前的事，而馮玉祥在他最後

的一段航程中，因船失火而焚斃了

指逾半年。到處會演講，美為聽客

衆。邦交永友善，二次大戰後，美

人食前言，偉大羅斯福，四大自由

篇，全世皆知曉，竟置高閣間，金

元為工具，到處逞強權，各洲設基

地，無復不為然，德意日所行，轉

眼又處現，拚命作槍砲，將報大危

險，美國內部中，水災十州遍，難

民死甚多，誰也不去管。多人無房

住，痛苦淚漣漣，憲法不實行，黑

白如天淵，誰敢說真話，紅帽戴頭

尖，忠者說不忠，因為他苦寒，奸

者說不好，因為他有錢，罷工者有

罪，物價上山嶺，種種真事實，人

人均可見，有錢去援外，幫助各國

打內戰，許多國家自殺自，死傷何

止于千萬！懸崖勒馬，世人皆恨

怨，痛苦何所在，驕傲和自滿，可

看日本國，甲午勝滿清，

清朝本腐敗，日本誇大功

。一九〇五年，日俄起戰

爭，倭國所以勝，因俄起革命，

從此日起倭，自以萬事均能成。第

一世界戰，倭寇出山東，也算打德

國，自居最有功。海軍五五三，軍

閥不答應，自茲益驕傲，日族即天

生。東亞新秩序，倭人為前領，部

長均元帥，軍閥稱英雄。忽然佔東

北，半月搶三省，七七起抗戰，倭

陷泥淖中，妄襲珍珠港，錯看重和

輕。兩顆原子彈，請降跪地，實

非始所料，機械又投誠。原因何所

在，軍人看事輕。日興世不安，美

友須認明，同盟會患難，亦應同死

生，長久好朋友，世界皆安甯。不

可亂搶奪，侮辱好良朋。代人想一

想，責已人尊重。弱國不可欺，民

主貴真誠。就說我華僑，受盡不平

等，不准帶眷屬，一部下獄中。費

求台灣要有一個管制經濟的

鐵腕政策，給冒險家們以嚴

厲的處置！

台灣的蒼蠅，蠅蟻，碰

頭碰腦都是，台灣的老虎，

却都是隱身者，不詳其姓氏

。有人和記者說：「假如他

們在上海，都必然是政府打

擊的對象。何事而在台灣，

就比榮鴻元魯滄霖之流要倖

運得多了！今日台灣究竟有

沒有武松其人呢？」唉！叫

我不如不想他，叫我如何不

想他？

成都發生鎳幣風潮

李承德

鎳幣泛濫，形成變相通貨膨脹，物價劇烈波動，生活必需品亦全部絕跡，這是蓉市數十年未有的現象。



【成都航訊】改幣以後，成都忽然發生鎳幣，迄今已逾半月，猶未截止，這可算是「經濟戰亂」中最驚人的事件。這次「鎳潮」的發生，電訊報導大都語焉不詳，其實內幕複雜，實不可單。

造成鎳潮的鎳幣，有新舊之分，包括中央造幣廠自民國廿六年至卅年歷年所鑄銅幣，（一分）鎳幣（五分，十分，廿分）及合金幣（五分，十分，廿分，半圓），發行量約四億餘元，大部在成都鑄造，以是流用在蓉市附近為最多，因係法幣輔幣，久已廢棄不用，論噸計斤購買，作為輕金屬器皿製造之用，若干小型工廠恆多度藏數噸。廿日新經濟政策公佈，社會即盛傳中央銀行分行已得通用通知，於是投機鎳幣交易盛行，通宵達旦，數萬人聚集街頭，競作買賣，行列長達十餘里，盛況空前。這其間，以中央銀行為據點，經常造播謠言，掀起幣價波動，投機者流，如瘋如狂，並有若干集團從中操縱。直到廿四日航報寄到，次日有新聞記者持中央總行發行輔幣廣告，以詢蓉央行經理楊孝慈，楊觀後面容頓然失色，連呼：「糟了，糟了」，當時始通知市府佈告，新舊鎳幣一律通用，而在這幾天內的鎳潮，若干人平地致富，若干人蕩產敗家，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由於過去鎳幣流通量的廣大，再加以從改幣令下到公佈鎳幣通用這幾天的距離，投機者儘量在附近各縣收購結果，鎳幣開始通用後，鎳潮即泛濫整個成都市，首先是投機得利者和舊鎳豐富者的瘋狂搶購物資，廿五日下午，成千累萬持鎳幣擁塞繁華市區，爭先搶購貨品，

三小時以內，蓉市商業中心區春熙路一帶，所有大小百貨公司，商店門市貨物即被搶購一空，廿六日以後，全市陷入空前混亂狀態，任何大小商店門即遭搶購罄淨，後來變成不論貴賤，不計用途，有貨即搶，見物必購，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少數商家乘機高抬市價，大多數則率閉門停市。本來成都物價向較京滬為低，但到了鎳潮泛濫，形成變相通貨膨脹，貨品供不應求，物價劇烈波動，雖然市府一再宣稱：要借人頭平物價，但市場供需早已失調，物品供應不出，從廿七日到今天，生活必需品的米，麵，肉，燃料等等，全部絕跡市場，大小商店僅以極少數零星的高價貨品應市，市民大部無肉可食，懸釜待炊，若得一餐果腹，居然視為奇運，這是蓉市數十年未有的現象。

造成這次蓉市鎳潮，中

央銀行分行負主要責任，該行經理楊孝慈違法舞弊，實難辭其咎，以致引起民怨沸騰，輿論交謫。據調查央行貪污舞弊的確實經過是：財政緊急處分令自十九日晚公布，蓉央行即於二十一日得總行鎳幣通用電令，該行經理楊孝慈對記者談話，始終閃爍其詞，支吾解釋，但一方面卻利用職權，以七千餘億巨額法幣，秘密派心腹赴各地賤價大肆收購，同時該行上自主任，下至公役，以及與該行關係密切的銀行商號本小經濟集團，無不罄其所有，夜以繼日，利用各種方法，在市區及附屬各縣大量搜購，一面央行復電總行，藉解釋為名，以拖延時日，到了最後迫不得已而公佈，已使一般非法投機者，幾天之內平均獲利二十倍以上了。

財政部財神的由來

由於這一次財政部要員洩漏財部內供有財神案，同時又洩漏另一件秘密，就是財部內供有財神銅像，據各報記載，這七尊財神每具高約二尺半，重達百餘斤，是在民國十六年孔祥熙任財政部長時所設，原供奉於該部部長大樓一樓大房內，每逢初一十五，有人齋沐膜拜，一直到去年孔部長任內，才將這一次因為財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被看管在一起，才被記者們發現。

其實，財政部奉祀財神，不是現在才開始。在清朝的時候，戶部奉祀財神，很多，不過所奉祀的，不是偶像，而是動物，當時戶部奉祀財神，多半是獺，獺的俗名是「財神」，因為獺的俗名是「財神」，所以戶部奉祀財神，多半是獺。獺的俗名是「財神」，所以戶部奉祀財神，多半是獺。獺的俗名是「財神」，所以戶部奉祀財神，多半是獺。

售經部務服社譯編合聯

錄目書新

號九〇四二箱信政郵海上：處訊通

書名	譯者	定價	出版者
克羅齊哲學述評(哲學)	朱光潛著	〇、五九(正中)	金圓定價出版者
澳洲(地理)	王古魯譯	〇、八四(正中)	
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論(宗教)	劉節著	一、〇七(正中)	
山城霧(小說)	張契渠著	〇、四〇(正中)	
液體燃料(物理)	顧鏡珍著	〇、八七(正中)	
教育研究法(教育)	朱智賢著	一、九五(正中)	
數學試題詳解(數理)	儲振實著	〇、九八(商務)	
算術易習(數理)	王一飛編	〇、七五(商務)	
高中解析幾何(數理)	余文琴編	〇、六八(商務)	
神經衰弱及治療(醫藥)	朱建霞譯	〇、五三(商務)	
嬰兒團教育(教育)	趙琳編	〇、六〇(商務)	
文化與人生(人生哲學)	賀麟著	一、一三(商務)	
文化學概論(四冊)(社會)	陳序經著	二、二五(商務)	
土木工務計算圖表(工務)	楊文淵繪	四、〇〇(龍門)	
鐵道學(交通)	倪超編	一、四〇(龍門)	
戰後東亞的經濟改造(經濟)	陸大鏞著	〇、七二(中華)	
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哲學)	新中華編	〇、五七(中華)	
新實用物理學(物理)	薛鴻達編	〇、七八(中華)	
中印緬道交通史(歷史)	夏光甫著	〇、七二(中華)	
荷屬西印度羣島(地理)	謝仁傑著	〇、六八(中華)	
辛亥革命地方實錄(歷史)	胡景公著	〇、七二(中華)	
世界地理講授新圖(地圖)	胡明著	八、〇〇(光華)	
普式庚詩選(詩歌)	余抄詩	一、三〇(光華)	
憂鬱(小說)	馬作楷著	〇、四八(光華)	
萊昂托夫抒情詩選(詩)	朱斯煥著	一、三〇(光華)	
銀行概論(經濟)	曹成修譯	〇、二九(文服)	
四十歲無病生活法(衛生)	葉維注著	〇、五三(文服)	
營養新知(衛生)	謝國賢著	〇、二六(文服)	
家畜病理學總類(醫藥)	吳承祖著	一、八〇(商務)	
平面測量學(工程)	蔣根堯編	〇、九〇(商務)	
柞蠶飼養法(畜牧)	舒重則編	〇、九〇(商務)	
電工學(工程)	關漢勳編	〇、六〇(商務)	
凸版印刷製版術(工業)	金一新編	〇、四五(龍門)	
工廠管理(應用)	金一新編	〇、四五(龍門)	
應用力學(物理)	金一新編	〇、八五(龍門)	
政治學新倫(政治)	薩孟武著	一、八〇(大東)	著者譯者
歸來(小品)	張揚明著	〇、七五(大東)	
給尼儂的故事(小說)	左拉著	一、二〇(世界)	
給尼儂的新故事(小說)	左拉著	一、〇五(世界)	
蒲爾上尉(小說)	左拉著	一、〇五(世界)	
妍意，米枯倫(小說)	左拉著	一、〇五(世界)	
岱雷斯，賴根(小說)	左拉著	一、〇五(世界)	
瑪德蘭，費拉(小說)	左拉著	一、〇五(世界)	
特夫物理學(物理)	張開圻譯	一、二五(求益)	
二氏解幾何學(數理)	胡世楨譯	一、三〇(求益)	
活的英語會話(語文)	陳東林著	〇、三四(求益)	
中國美術史(美術)	胡蠡著	三、〇〇(羣益)	
南冠草(劇本)	郭沫若著	一、七〇(羣益)	
棠棣的花(劇本)	郭沫若著	一、五〇(羣益)	
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	陶希聖著	〇、四〇(中印)	
實用珠算學習法(數理)	余介石編	〇、五五(鐵風)	
中國文化史導論(歷史)	錢穆編	〇、八七(中華)	
鐵路及選綫計劃學	王竹亭編	二、三〇(中華)	
第二冊(交通)			
窺天集(小說)	常風著	〇、六二(中華)	
戰後西遊記(遊記)	胡叔異著	〇、四八(中華)	
教育統計學講話(教育)	沈有乾著	五、三〇(世界)	
長河(小說)	沈從文著	〇、六六(開明)	
數學與你(數理)	黃惠譯	〇、二一(開明)	
普通生物學(生物)	陳義著	二、二五(商務)	
近代無機化學(化學)	吳中樞譯	二、七〇(商務)	
經濟學新論(經濟)	宋桂煥譯	一、〇五(商務)	
兒童行為指導工作(教育)	湯銘新著	一、一五(商務)	
原子砲術及原子彈(軍事)	張理京譯	〇、九〇(商務)	
美術考古一世紀(美術)	郭沫若譯	四、〇〇(羣益)	
包法利夫人(小說)	李健吾譯	三、五〇(文生)	
靜夜的悲劇(散文)	巴金著	〇、四〇(文生)	
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傳記)	蔣星德著	〇、四八(正中)	
公民教育學(教育)	譚錫鳴編	一、四六(正中)	
世界工業礦產概論(科學)	譚錫鳴編	二、四〇(正中)	

科美照相器材公司

★ 經銷各種照相器材 ★

★ 代客沖洗放大照片 ★

地址：上海南京路一八六號
電話：一〇八八二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六四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一二號

發行者：環言雜誌社
發行人：夏功楷
定閱處：環言雜誌社

（上海郵箱二一五八號）
（金陵中路第二四四號）
（上海郵箱二一五八號）

全年五十二期金圓七元四角
半年二十六期金圓三元五角
零售每份定價金圓二角



糖果 餅乾 麵包

全上海八百餘商店均有出售



大白馬

人人愛吸



高貴名煙

福華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出品